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欽定四庫全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九

宋　呂祖謙　撰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皥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孔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

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音帷淄側其反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蘇氏曰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為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孔氏曰哀公不仁癸公子當懿王時

雞既鳴矣朝直遙反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既鳴矣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起也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朱氏曰會朝之臣既已盈矣又言非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為雞鳴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其疑似者而作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又曰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纚色蟹反

蟲飛薨薨呼弘反　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爾雅曰薨薨衆也　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卧而同夢　蘇氏曰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　曾氏曰無庶予子憎庶無憎予與子也　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

毛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　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覩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急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

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叅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嫺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嫺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

謂我儇許全反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皃猛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　鄭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顔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巙音皆乃高反釋文曰峱崔靈恩集注本作嶩　董氏曰攷於地記嶩峱巙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　釋文曰儇韓詩作婘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　朱氏曰山南曰陽　爾雅曰狼牡貛（乎九反）牝狼（含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　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

董氏曰還茂昌雀

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也

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忽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反剌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反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　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　毛氏曰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鄭氏曰素為充耳所以縣（音玄）瑱（吐遍反）者或名為紞（孔氏曰紞即今之絛縕用雜綵線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　紞都覽反）毛氏曰瓊華美石

鄭氏曰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孔氏曰尚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　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

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

於庭於著而已 孔氏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為異人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鄭氏曰青紞之青　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氏曰黄紞之黄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于

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

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

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

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内寢門之外此

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朱氏曰履躡也　鄭氏曰即就也　朱氏曰言躡我而相就也　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　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内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　朱氏曰發行去也謂隨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剌無節也朝直遥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者縣擊之名置箭壺内以為節而浮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　程氏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剌是官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號令不時此一語贅益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　鄭氏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别色始入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　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園　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　毛氏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　程氏曰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矍知其為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

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李氏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 孔氏曰襄公諸兒釐公子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 子雖反 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為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鄭氏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 孔氏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呂氏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桓

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緌（如誰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庸用也（朱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也）朱氏曰從相從也　吕氏曰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為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反）其畝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毛氏曰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　朱氏曰欲樹麻者先必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也今魯桓公之妻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鄭氏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為不能禁制　釋文曰衡亦

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為又養其姦而至於極也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　朱氏曰極窮也　李氏曰析薪者

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為

使極其欲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

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　楊子曰田甫田者莠

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　蘇氏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

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畋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毛氏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

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總角丱古患反兮未幾居宜反見兮突吐訥反而弁兮

毛氏曰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 釋

文曰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　毛氏曰弁冠也　孔氏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　孔氏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以為兩角丱然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　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所有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

苟由其道而循其叙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

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呼報反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畢弋掩兔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兎是盧為田犬也逡七旬反令令纓環聲孔氏曰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

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董氏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獜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氏云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鬈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毛氏曰鋂一環貫二也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偲才也說文云偲

强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烏路反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釋文曰桓公軌亦名允隱公弟　朱氏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　孔氏曰閑桎桓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鰥古頑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毛氏曰興也　笱梁解見谷風　陸氏草木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魚之美

者　勃海胡氏曰毛云鰥大魚孔頴達引孔叢子鰥魚其大盈車鄭云鰥魚子以魴鱮為比則鰥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葢魴鰥鱮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為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　張氏曰反歸於齊也　毛氏曰如雲言盛也　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

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吕才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氏曰如雨言多也　陸氏草木疏云鱮似魴厚如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似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常容反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惟癸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　毛氏曰水喻衆也朱氏

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 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曰按春秋魯莊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普各反簟茀音弗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簟蔽車之後戸也鞹革也獸

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為木質其上文以翟羽為之飾　朱氏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　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　釋文弟作第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　孔氏曰襄公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　濟濟美貌垂轡濔濔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　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慙恥之

色也　釋文濔濔作爾爾曰本亦作濔

齊子豈弟盍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今須城

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

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　毛氏曰湯湯大貌彭

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　鄭氏曰汶水之上蓋有都

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

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氏曰滔滔流貌儦儦衆貌　朱氏曰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釋文曰莊公同桓公子

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

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内顧不能制趙氏之横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

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　李氏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　王氏曰趨蹌之巧也

鄭氏曰臧善也　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食亦反　音征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

明也毛氏曰目上為名目下為清　王氏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備也　朱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　毛氏曰二尺曰正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以綵畫為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二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有題為捷黠射之難中以中為俊　鄭氏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　朱氏曰言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

詩人之微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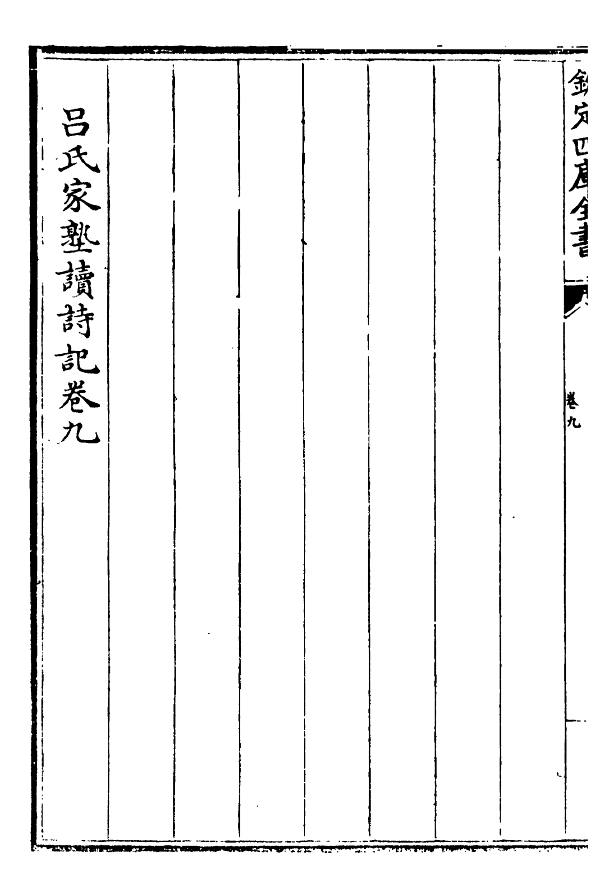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戀反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王氏曰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　朱氏曰目清而眉揚故謂目為清眉為揚選齊孔氏曰善舞齊於樂節也貫中王氏曰貫而中革四矢乘矢　鄭氏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　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　釋文反韓詩作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益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宜為我甥也三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嘆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

宋　呂祖謙　撰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歴山陶於河濵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淺反也魏地陿音洽隘於解反其民機巧趨

利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為也故是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疎之貌朱氏曰糾糾繚戾寒涼之意　毛氏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　朱氏曰女婦未見賢遍反之稱也　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衆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繚音了漱悉侯反　毛氏曰要褸也襋領也孔氏曰要是裳褸襋為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　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為容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　孔氏曰服之整治之也　鄭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　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　毛

氏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襋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

𦺇氏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為婦也將安使之矣

說文摻作攕山康反云好手貌董氏曰石經作攕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勑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音帝也范氏曰安徐也宛辟貌朱氏曰宛然讓之貌也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　朱氏曰揥所以摘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　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為為是無益故為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鄭氏曰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 沮子預反 洳如預反 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敘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敘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慕 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大原晉陽山西南入河顏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

沮洳其漸接廉反洳者朱氏曰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繰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迷 鄭氏曰無度

言不可以尺寸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

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輅

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輅車之族是也　朱氏曰儉

嗇不似貴人也　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已之子

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户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

范氏曰英者艸木之華也　鄭氏曰公行者主君公車之行列　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官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謂軏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官音患軏音毛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　毛氏曰藚水舃音昔也　孔氏曰水舃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云今澤舃也葉如車前　鄭氏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　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

主君之同姓 黶音黯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遥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　程氏曰覩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為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謡誦詠之為謡

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謡　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謡謡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

曰歌樂則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謡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　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　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　鄭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為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　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程氏曰行國猶僞言出遊以寫我憂　范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侵削役乎大

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户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艸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艸木岵無艸木屺與傳正反　說文曰屺山有艸木也岵山無艸木也　陳氏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　鄭氏曰無已無懈倦　蘇氏曰上猶尚也

毛氏曰旃之也　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廣漢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

以念我之心之爲深切也 孔氏曰我欲行之時父致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 朱氏曰尚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屮木曰屺季少子 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 無寐無耆常志反 寐也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

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　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土田陿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彊陵弱衆處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為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桉十畝以毓艸木　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云云田中不得有樹

用五穀 妨 毛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别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 孔氏曰還分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總觧之 孔氏曰魏雖地狹民稠未必即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陿隘耳 釋文閑閑作閒閒曰本亦作閑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 以世反 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横渠指桑地為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於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壥而已則似不然果

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瀍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將甚言之爾未可以為定數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待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若感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纒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

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　朱氏曰檀木可以為車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　毛氏曰寘置也干厓也　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漘者清也　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文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徑漣瀾雖異而義同)　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按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作兮　毛氏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孔氏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　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

功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孔氏曰視汝之庭則所懸者是貆獸也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汝未嘗狩獵貆何為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

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為車之輻　側猶厓也　蘇氏曰水平則流直　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

百囷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

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音倫）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毛氏曰檀可以為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為囷（孔氏曰方者為倉）鶉鳥也（爾雅郭璞注曰鶉鵪之屬也　鵪烏含反）孰食曰飧（說文曰飧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呂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

毛氏

曰貫事也　鄭氏曰逝往也　朱氏曰爰語辭也

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别之辭　朱氏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捂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

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戸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　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為勞也　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　毛氏曰號呼也

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絶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絶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土者乎此則无可見其情也 釋文永作咏曰本亦作永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一

宋　呂祖謙　撰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

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桓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邑）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

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悉蟀所律反刺晉僖公也孔氏曰僖侯司徒靖侯子當共和時儉不中丁仲反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音洛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息嗣反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張氏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唯晉詩此意為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慘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閔之

楊氏曰晉之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思深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沃盛强國人將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直慮反）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蛬（俱勇反）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趨織也陸璣曰似蝗而小黑如漆有角翅

九月在堂聿遂也　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將莫是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

除去巳甚也　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　毛氏曰職主也　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　鄭氏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

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

當如善士瞿瞿然　陳氏曰瞿瞿烏前而啄却而顧之貌也　廣漢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爲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閔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胷謂歲且晚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

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　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耳謂廣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　毛氏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無已太

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慆過也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反 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文侯子 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所懈反埽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鐘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愛也有朝廷不能以灑埽非不好潔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嘗然無所知將為他人有也 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不馳驅子有廷內何不灑埽子有鐘鼓何不鼓攷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旦宛然而死則為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

昭公唯其頽墮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衆之以其時則又能自强於政凡所施為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反

毛氏曰興也樞荎田節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陸璣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爾雅曰榆白枌爾雅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　毛氏曰婁亦曳也　孔氏曰

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毛氏曰宛死貌 朱氏曰坐見死貌 愉樂也 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它人取之以為已樂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久反子有廷内弗灑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樗 孔氏曰栲似樗色少白亦類漆樹俗語曰槐樗栲漆相似如一 杻檍也 孔氏曰杻葉似杏而尖材可為弓弩幹 樗敕書反檍於力反 洒灑色蟹反也 孔氏曰洒

謂以水濕地而掃之故特為灑灑是散水之名考擊也　鄭氏曰保居有也　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永引也　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其激發

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烏毒反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甍仇立是為文侯文侯甍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　揚之水解見王風　毛氏曰鑿鑿然鮮明貌陳氏曰鑿鑿然巉巖　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孔氏曰釋器黼領謂之襮孫氏注云繡刺黼文以褗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為衣丹朱為緣繡黼為領　鄭氏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　毛氏曰沃曲沃孔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　鄭氏曰君子謂桓叔　歐陽氏曰揚

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强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謂於綃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鵠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本作素衣朱綃鄭氏曰繡當為綃孔氏曰綃綃名郊特牲疏曰魯詩云素

衣朱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曰水生涯石間曰粼粼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陽生於魯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蕃音煩衍延善反）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璣疏云聊語助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為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本艸同）今以兩手為掬則掬大於升矣　鄭氏曰之子是

子也謂桓叔也　毛氏曰朋比也釋文云謂無比例　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為匊范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其多也呂氏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留反繆亡侯反 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范氏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不得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逆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綢繆猶纏綿也 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

鄭氏曰三星謂心是也為二月之合宿 孔氏曰二月日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 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

時毛氏曰三星參也始見可以嫁娶 孔氏曰毛以秋冬為昏時王肅云謂十月也 張氏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 王氏曰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 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歎也 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戶懈反逅胡豆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期而

會焉廣漢張氏曰若謂爲昏姻則不得稱邂逅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

釋文逅作覯曰本又作逅韓詩云逅覯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　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爲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

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方束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為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必政反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敘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毛氏曰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　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　王氏曰湑湑潤澤也　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　范氏曰比親也　毛氏曰佽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睘睘（求營反）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睘睘無所依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佽作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湑湑其葉菁菁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葢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杕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言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嗟

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葢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茍非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袪起居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為裘

以豹飾袪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曰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鄭氏曰袪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袪之人孔氏曰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褎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

毛氏曰襛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

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孔氏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

釋文

褎作襃曰本又作褎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羊亮反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昭公七年潘父弑昭公而納桓叔不克

晉人立昭公之子平爲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立是爲莊伯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爲哀侯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逆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爲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又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更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魚世反稷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鴇之性不樹止王氏曰肅肅疾孔氏曰鴇羽連蹄樹立則爲危苦釋文曰鴇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　孔氏曰

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爾雅曰苞稹鄭氏曰稹者根相迫迮相致也稹之忍反迮側百反栩口本反致直置反毛氏曰栩杼食汝反也孔氏曰栩杼今作橡也其子為皂或為皂汁可以染皂柞子各反橡力的反盬不攻致也孔氏曰盬與盬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然則蠱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為不攻牢不堅致之意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怙恃也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其為危苦如鴇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播種五穀我父母將何怙乎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　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　爾雅曰虋亡昆反赤苗芑羌紀反白苗

郭璞曰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也　朱

氏曰嘗食也　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卑政反）晉國其大夫為（于偽反）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所吏反）而作是詩也　孔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則君子曷為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繪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為綉絺趾知反

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　孔氏曰就天

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　蘇氏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為是七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孔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　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

程氏曰燠暖亦謂安耳　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暖

喬琳為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

琳荅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為泚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録之所以見秉彝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攷之平王二十六年

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猶能命虢仲立晉

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簒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孔氏曰武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故刺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

之曷飲（於鳩反）食（音嗣）之

毛氏曰興也　鄭氏曰杕（音弟）杜特生陰寡道左道東也　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噬發語辭也）　范氏曰杕杜陰至寡也然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武公兼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則是杜之不若也　朱氏曰寡特不足恃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　陳氏曰使武公誠實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　釋文曰韓詩噬作逝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　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息浪反矣孔氏曰獻公詭諸武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魏二年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國人或死行陣或見囚虜是以多喪　陳氏曰逃亡曰喪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它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於楚木蘞亦生蔓而蔓於野中陸璣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　程氏曰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興婦人依君子）　鄭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　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

程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毛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

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

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

居壙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廣漢張氏曰葛生之

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怨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力丁反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　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苓起興　毛氏曰苓大苦也釋文曰即甘艸葉似地黄首陽山名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　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之言焉也　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程氏曰又重誡曰置之置之且無以為然更攷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虚實也毛氏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徵謂幽隠辟側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數聞小事於小人　孔氏曰

人之為言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茍亦無與舍旃舍旃茍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堇荼也 朱氏曰與許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茍亦無從舍旃舍旃茍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
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

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為細事首陽為幽辟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周元梓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二

宋 呂祖謙 撰

秦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

朱氏曰今秦州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賜

姓曰嬴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太費是為伯翳列女傳云臯子生五歲而

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

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髙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驖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巳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葢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為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

强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强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也諭之於此以見厚重强直者之可與有為而又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力人反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毛氏曰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丁歷反顙桑黨反也孔氏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王氏曰白顛蓋仲之名馬騂騮盜驪赤兎的盧之稱寺人内小臣

也孔氏曰言寺人是在内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　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藍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　范氏曰寺人所以傳内外之命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節反

毛氏曰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　鄭氏曰既見既

見秦仲也　毛氏曰耋老也八十曰耋　朱氏曰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　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　李氏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黄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毛氏曰簧笙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田結反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音洛焉

孔氏曰秦非子至於莊公常為附庸莊公生襄公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莫葛反子從公于狩

王氏曰駟驖言純駟也　毛氏曰驖驪孔氏曰驪黑色阜大

也　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内轡納之於觼故在手者惟六轡耳　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　毛氏曰冬獵曰狩　孔氏曰襄公乗驖色之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　呂氏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國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亡悲反春秋獻鹿豕羣獸孔氏曰皆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壯朱氏曰壯獸之壯者也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孔氏曰逐禽由左禮之常法毛氏曰拔矢末也孔氏曰以鏃為首以拔為末孔氏曰虞人奉是時節之壯獸驅以待公射之是時節之壯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言公之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盧丹反鑣彼驕反載獫力念反歇許謁反驕許喬反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鄭氏曰輕車驅逆之車孔氏曰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鄭氏曰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氏曰乘車鸞在衡和在軾毛氏曰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沉廢反曰獫短喙曰歇驕朱氏曰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陰靷音胤鋈續音沃文茵音因暢敕亮反轂音各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之忍反）也　董氏曰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　孔氏曰俴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也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為淺

五五束也楘歷錄也（音祿）梁輈上句（古侯反）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也　孔氏曰楘歷錄也輈者轅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軛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觸下句之衡則橫居轅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一輈之上以皮革五處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楘也　陳氏曰輈車轅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承前軫直逼後

軫深輈則窮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䡊為主懼輈之不堅也故一䡊則五分其窮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五楘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鄭氏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　孔氏曰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外轡貫之游移無定處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於檢反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鄭氏曰揜軌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　孔氏曰揜軌謂輿下三面材版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也輈在軌前橫木扶軌故鄭氏云軌在軾前垂輈上謂陰板

兵車上也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為二靷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左傳云兩靷將絕是横軏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鋈沃也非白金之名謂銷白金以沃灌靷環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 朱氏曰捨軏在軾前軫上靷者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銷白金沃其環以為飾也

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

孔氏曰茵者車上之褥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也暢訓為長言長於大車之轂也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比之為長 朱氏曰轂所以貫車輪者

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

孔氏曰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馬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後足白為馵

孔氏曰婦人閔其君子云言念君子溫然其如

王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曲也（朱氏曰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也毛氏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伐戎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音留）是中騧（古花反）驪是驂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六轡在手見前章　鄭氏曰

赤身黑鬣力輒反曰騂孔氏曰令人猶謂此為騂馬孔氏曰黃馬黑喙曰騧驪解見駉鄭氏曰中中服也驂兩騑芳菲反也孔氏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毛氏曰龍盾畫龍為盾也合合而載之孔氏曰盾以木為之而謂之龍盾是畫龍于盾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朱氏曰盾干也載之以為車上之衛也鄭氏曰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為飾也軜繫於軾前朱氏曰觼環之有舌者毛氏曰軜驂內轡也孔氏曰觼軜謂白金飾皮為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

意驂馬欲入則偪而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觼也 蘇氏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 朱氏曰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蒙伐有苑虎韔敕亮反鏤魯豆反膺交韔二弓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俴駟四介馬也 孔氏曰俴訓為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為駟馬之甲 陳氏曰今為馬甲之札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 鄭氏曰孔羣者言甚

調和也　毛氏曰厹三隅矛也錞鐏（徂寸反）也　孔氏曰厹矛三隅矛刃有三角鋈以白金爲其錞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錞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鐓也鋭底曰鐏平底曰鐓毛氏言錞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鐏也　朱氏曰鋈錞亦以白金鋈之也

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　鄭氏曰蒙厖也討雜也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　畫雜　孔氏曰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其文章苑然而美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注云干櫓之屬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左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

虎虎皮也韔弓室也　鄭氏曰鋑刻金飾也　毛氏曰

膺馬帶也　孔氏曰其弓則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鋑之膺膺胷也鋑膺謂膺上有鋑是以金飾

帶若盆之要留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孔氏曰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王氏曰韔必二弓如有副馬以備壞也閉紲息列反緄縢約也孔氏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竹閉一名柲也紲繫也置弓柲裏以繩繫之因名柲為紲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韔中也朱氏曰檠弓體使正也朱氏曰載寢載興言思之深既寢而又興也毛氏曰厭厭安靜也蘇氏曰秩秩有敘也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敘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也釋文厹

作各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廢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氏曰興也蒹薕葭蘆也孔氏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彊蘆葦也蒼蒼盛也白露凝爲霜 朱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 毛氏曰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遊 鄭氏曰宛坐見貌 歐陽氏曰蒹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 程氏曰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　毛氏曰晞乾也孔氏曰謂未乾為霜躋升也　爾雅曰水艸交為湄　毛氏曰坻小渚也　釋文淒淒作萋萋曰本亦作淒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　毛氏曰未已猶未止也涘涯也　孔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　毛氏曰小渚曰沚

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闊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爾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

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　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逐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

毛氏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終南也條槄梅柟如鹽反也孔氏曰槄郭璞曰今之山楸也陸璣曰皮葉白色亦白宜爲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酢　朱氏曰君子指其君也　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

子而來也諸侯狐裘以裼星歷反之楊氏曰玉藻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渥厚漬疾智反也顔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
程氏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范氏曰有其服與容而無德以稱之君子恥之此所以戒也
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孔氏曰紀稜角堂寛平朱氏曰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寛平處也　毛氏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　孔氏曰基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道名道之側其崖如堂之墻也　毛氏曰黑與青謂之黻朱氏曰黻之狀兩已相戾也　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繡刺繡　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殺人

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剌康公而剌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自殺從之董氏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為美者死不為義不足美也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纓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　朱氏曰以所見起興也　陶淵明詩曰荆棘籠高墳黄鳥聲正悲　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　孔氏曰黄鳥止於棘得其所　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　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　鄭氏曰穴壙也　毛氏曰惴惴懼也　鄭氏曰慄悼慄也彼蒼者天愬之　毛氏曰殲盡良善也　孔氏曰盡殺我善人　朱氏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孔氏曰康公瑩穆公子

鴥尹橘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之然反也孔氏曰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鸇羊召反喙許穢反鬱積也

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程氏曰欽欽不

解之意　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　程氏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　說文鴥作鴪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 隰有六駮邦角反 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 毛氏曰櫟木也陸氏艸木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 孔氏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 陸氏艸木疏曰駮駮馬駮馬梓榆也梓榆其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毛氏曰駮如馬鋸牙食虎貌 艸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

朱氏曰靡樂憂之甚也 蘇氏曰山則有櫟隰則

有駁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檖（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棣唐棣也（解見何彼襛矣）檖赤羅也（釋文曰赤羅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朱氏曰如醉憂又甚矣

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亟（欺冀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孔氏曰康公以文十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

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

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讐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氏曰袍襺古典反也　孔氏曰玉藻云纊為襺緼為袍純著新綿名為襺雜用舊絮名為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　陳氏曰仇怨也　蘇

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毛氏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 范氏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下之辭也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同仇下與其上之辭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氏曰澤褻仙列反衣近汙垢 朱氏曰澤裏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

汙音烏垢古口反　戟車戟常也孔氏曰常長丈六　毛氏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力馳反姬之難乃旦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為康公之語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即位猶是心而賦詩是以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克之則怨欲可消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成證反黃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　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古扶風渭城縣

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毛氏曰贈送也　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毛氏曰乘黄四馬也朱氏曰乘黄四馬皆黄也　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黄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　孔氏曰夏屋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　蘇氏曰渠渠深廣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釋詁文　朱氏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待賢之意寖衰供億寖薄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

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稻器也簋黍稷器也　朱氏曰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二